

後漢書 傳四十六卷之八



漢書門類			
二	四	一	號
八	九	函	架
五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一	書	
函	四		
二	五		
四	〇		
架	冊		

寸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1	
冊數	50 (34)		
函號	279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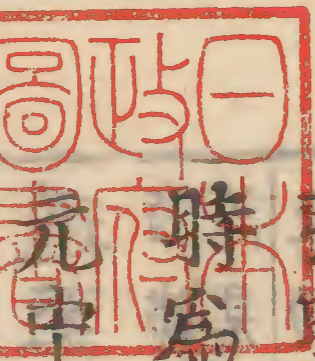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

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



歸仕列郡 文多一初字 辟大將軍鄧騭

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 明帝

子彭城王 求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

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



見從詳審而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

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

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

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充字次

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

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

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

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

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

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

宜帝即位追謚太子曰戾於後壺關三老一

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也太子死後壺

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悟憐

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墓於湖天下聞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

而悲之事見前書

歲末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

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宜簡賢輔就成聖

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也

督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

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

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

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

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

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

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

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

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

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

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充盛觀其理

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

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

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

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
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
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伏願陛下少留
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
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
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
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
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唯綱年
惠宜表異者狀聞八使名見順告紀
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
督郵侯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
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
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食上國也甘心好貨
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
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
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
鄒陽謂蓋侯王長君曰太后憐書御京師震
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竦也時冀姝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
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
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開
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
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
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
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
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
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

多肆貪暴

二千石謂太守也

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

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

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非明也棄善取

惡非智也夫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

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

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

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入情悅服南列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遇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杖若喪

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

傳曰入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列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

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紀乃反

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

記於商曰今日且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

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

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

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

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

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

也引決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

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薛宜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一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沉靜內

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

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

明絳侯無罪絳侯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唐曰

得釋盜有力也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

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

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
言重信著指撫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
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
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
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
發升薦仁入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
用即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

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則人競獻其能但有
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

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入

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以

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
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
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

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
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

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疆也為長者折枝甚
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
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

案摩也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禽字獲食邑於
柳下謚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

傳仲丘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

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淳于長受稱于

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

方進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與長交稱薦之

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

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

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矣羸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

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

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

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

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

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

也庸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

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

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

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

法諸受減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

物若有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

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

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

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日湯德至武王入殷先

禽獸於是諸侯畢服音僖

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

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

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

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

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

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

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時文

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仁賢之

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詩

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然後

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

近也迂遠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

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

修身以明汚昭昭乎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

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

里故曰侯甸南頓三石生自新野光烈皇后

君以上四廟在焉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

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

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

將中軍且為太傅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史記

晉國之盜奔秦也虞芮入境讓心自生日文

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

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人界見耕者讓畔

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聖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

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

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

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

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不僭循道行禮貴

處可否之閒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

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

則尚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

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

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婦

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

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

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

逢優孟言之於王封夫以約失之鮮矣論語

之寢立四百戶也之辭也言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儉則無失志孟予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

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

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

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

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

小一座肅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

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

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聞

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其粲

為覆之棊者不信以杷蓋之更以它局為之

不誤一道年四卒魏志有傳

種嵩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

爲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
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
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
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
得貴戚書今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
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
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
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
郭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歆即召嵩於庭辭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
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
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
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
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
劉宜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
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充殘
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

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劉放日按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

槃木唐敢邛隸諸國

敢音側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

卒後遂絕嵩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察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直或作宜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嵩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

起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
臣恐沮傷列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
心言各飾偽辭梁太后省奏乃赦嵩承罪免
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甚得
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
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
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
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

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
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嵩賢良方正不
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
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
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
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
孫等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
夜燔燧
解見光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
武紀

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
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
哀匈奴聞高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
議即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
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
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

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

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

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

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

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

喪賜謚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

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

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

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
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
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
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
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
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
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
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

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

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

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

披披音芳遂前賀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

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

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

涼二列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

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

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

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列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

祖父亮父亶廣漢太守亶音球少涉儒學善

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

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

而撻督郵欲令逐球也撻擊督郵不肯曰魏郡

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

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

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

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

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暮月閒賊虜消散而州

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

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

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

守

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入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勢家所譖徵詣

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劉放曰按球初未嘗為

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

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

右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

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

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

馮貴人配祔

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也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

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
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
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
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
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
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
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
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
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

尸魂靈汙染

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
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
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
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子軒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周易曰坤爲母

且援立聖朝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

右官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河徒河閒劉郃謀誅宦
 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
 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
 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
 害而又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
 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
 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
 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

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
 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
 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郃許諾亦結
 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
 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目脅
 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
 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
 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
 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

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

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瑀沛

相珪子登廣陵太守竝知名謝承書曰瑀舉

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

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

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齊北相珪子登字元

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

有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

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

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

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

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下大牀卧

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

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

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

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

但上下牀之間

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皓為廷龔糾便

佞以直為眚眚過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

王龔堙井孟子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

曰矯枉過正議桓思同歸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王林刺使新寧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王, 公, 自, 然, 道, 正, 師, 道, 校, 正]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卷

范曄後漢書五十七

杜根傳杜根字伯堅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

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

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

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

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

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後漢書四十七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
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
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
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
而載出城外根得蘓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
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
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
出羨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
任而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
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

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
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
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
用或問根曰徃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
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
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
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

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
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
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
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
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
應比猶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
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藥巴傳

藥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

道不脩俗事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

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

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

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

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弊

進之劉放曰立學校雖幹吏卑末皆課令

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

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政事明察視事七年

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
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
列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
川鬼怪小入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
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
祀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者祀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
飲酒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
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
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
內無傷疾疫也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

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嚙之
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
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
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
天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
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瞑對坐皆不相見
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會帝崩營起憲陵陵
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
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
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城所極
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
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

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放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

勃之後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謂中

當天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

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西尚書曰伊尹

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瘡瘡在夫不遠嘽音

昌善反瘡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

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

之敝追亡周之鹿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以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

喻帝位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

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

豹窟於魔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麇乳產也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

又令牧守長吏劉放曰案文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

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

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死者悲於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

窀穸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為長夜

也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

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誂之

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

閹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閹

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

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

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與焉高宗時

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

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孝王之

子變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彘也

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為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

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

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

堂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

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

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

謂也諱言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

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

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

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

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

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

成之經始勿亟度人子來武旅周皆舉合時

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

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

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相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何預焉祖朝曰

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

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

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民劉放曰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
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
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
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
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
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
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
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賈誼言役
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
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
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

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至也

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缺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鑿刻也音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嗚呼帝之則

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

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

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漏犬

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

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

注莫不爾極案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

文不當作非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河言日月有

適食之灾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

也山崩川竭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

皆土之徵也也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

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

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

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

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近聽

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

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下

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

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

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

魯君老而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

太子少也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

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

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

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

築之閒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匠謂投斤攘

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

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

鼎絪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

一足焉絪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臣東野狂

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

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

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

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

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

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

後漢書

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
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
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
侯建侯
勝歐陽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
和伯也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
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
奉車都尉樂松議即表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

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
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
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
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
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
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
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
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

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

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請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

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

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

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

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

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

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

嵩討之不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

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

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

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

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

上黨水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
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
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
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
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
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
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閒深垂納省其八事
矣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
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
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
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
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
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論語曰
殷有三
仁焉微子去之箕子
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
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
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

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
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
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馹司
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
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
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
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馹濟由

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
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
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
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
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
后數月閒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特封后兄東為
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是時地數震裂
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

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

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古

字通耳春秋漢舍孽曰女主威臣制命則地

動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

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

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

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

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曆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

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

解體列將謂皇甫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

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

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

色○劉放曰注帝之諦言今官位錯亂小人

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

省尺一之板謂詔策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

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
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
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
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
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
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周昌解見
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劔倭臣一人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

後得已事 並見前書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

世矣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九竅乃剖比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
可狎而馴也然喉

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人主
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

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

茂資貶秩二等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

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

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

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
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

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

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

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若天託物

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

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

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

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

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

放曰注宅在邦者案儀遂乃露布帝者班檄

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

之狂也直今之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論語

狂也詐而已矣故說者識其難焉韓非

日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已有說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

難篇

辯清河太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

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

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

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

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

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

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

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

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

回庸用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

之事入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

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

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為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

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

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

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弟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

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

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

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

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

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

不盈一簪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

至是以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況從

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肯行路之言官發略入女取

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

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

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妻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

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

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

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正法

○劉放曰案文當作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

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

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與兵誅討其罪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
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習謂親
近狎者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
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
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
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
注云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

右弼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
球河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

之不欲
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

平德感祥風矣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八方則祥風至臣慳慳推

情言不足採慳慳誠
懇之貌懼以觸忤征營懼慄於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

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

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

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

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
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
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
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
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不合
於當時不應列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
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
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
譖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

侯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
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
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
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

人也與

中直方正

備言中正

為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
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

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祲異生乎失政上天告
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
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若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
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龍有鱗甲兵之符也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
之孽又熒惑守元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為誰宜急介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

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接立聖明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

目以見天下

文帝徙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

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與戎翟謀

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

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辱上之文

恩不忍離於是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

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

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

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

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

卦上六今功臣以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

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

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

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

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

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為太尉許訓為

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它伎孔安國注云

斷斷倚然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其

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

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

二十一

不勝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
其任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末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
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
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
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
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而門生始更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
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

也言劉后臨朝不梁不損陵慊慊藥杜諷辭
還政於安帝也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協韻音武謀允
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
同方殊事

杜藥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王師道校正

林藥陸李陸橋氏對策四十小
同文救等河遂以它罪殺
命亦蘇志瀾并留計雲
父與黃家之獄子音
不食對對藥林
...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范曄 後漢書五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

北瀾元水經注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

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

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

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

後漢傳

問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

于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求為御史大夫也

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

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

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

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

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

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

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

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

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

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諺傳言也

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郡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邳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丙韋平孔翟之類也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
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
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
餘也前書曰雲徹雖賁育為卒大公為將猶
席卷後無餘災也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
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脩曰
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

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傅

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各辟

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冗

也音人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

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

西列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

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

殺長吏屯聚連年列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

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

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字伯威

接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

壽之知其無能為也講當作朝歌者韓魏之

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谷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

臂右臂喻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

已闕與及到官說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収得百餘

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

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潜遣貧人

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縱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

漢書曰以絳縷絳其裾也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

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

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大家引見嘉德殿

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

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

日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兵法日行不過

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者師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

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

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詡乃令軍中使彊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
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
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
俟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
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
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

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詡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

辯沮及下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

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狹中當水泉生大石

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

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閒遂增至四萬餘

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書曰詡始到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

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派坐
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開

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

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

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詔上書自訟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禮記曰夫禮禁

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

人之鞭策也今列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

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

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劉放曰案上

為三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

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與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吾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漢官儀曰敦字文理京兆

也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詔

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

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

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奏防流涕訴

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

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歐刀刑人之刀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

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

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

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

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

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

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

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廡程

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阿母宋阿母也帝

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

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

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

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即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今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放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繡字誤

司空劾案列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

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

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陞

立縣南也

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
可此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
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
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忝之人不
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
曰小人_{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訢}
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
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列無入宜

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
詡好刺舉無所回容_{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
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
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
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
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
太守

傳變傳

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本字幼起

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

復白珪之珪是南宮緇之行也王肅注云珪缺也詩云白珪之珪尚可磨也斯言之珪不

可為也一日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

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

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劉

案嵩傳此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

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

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擣戴大

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明惡人不

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

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此云六州蓋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

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

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

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

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

角鼻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

同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彼知正人之功

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

夫孝子疑於屢至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

姓名者殺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

自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

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

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見史記也市

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

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

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元注水

經云渭水北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

讒佞放殛之誅殛音紀力反則善人思進姦

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

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

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變軍斬賊三帥卜巳靈帝猶識變

張伯昇仲寧等功高為封首

言識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

尉音志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

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

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

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

厚大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

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

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

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嫚呂太

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

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

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興使鄠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鄠商爵信

尉別定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

奴右臂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張掖敦煌

匈奴除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

煌酒泉張掖以高燂羗裂匈奴之右臂燂音

而遮反○劉放曰左以今牧御失和使一列

漢書卷九十八

十一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
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
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社之虜得居
此地說文曰社衣衿也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
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
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
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
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
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

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
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
尉延致殷勤延謂變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
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
得留一作封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
人劉放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舉變孝
廉及津爲漢陽與變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

之津字文淵南陽人變善卹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
怨之漢官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持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
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變知鄙失衆必敗
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
人戰是謂弃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
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
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

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
罰賊得寬挺捷解也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離
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
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
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狹道果有反者
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
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
放日持此胡騎數千按文少一地字下皆夙
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皆夙
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
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
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變北地人故先被恩德欲令奔郡而歸願必
云鄉里也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
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
成幹集曰幹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
字彥林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且殷紂之暴
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

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
和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曰子貢問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
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
然之氣趙岐注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
曰浩然大氣也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
食焉不避之主薄揚會吾之程嬰也程嬰解見幹哽咽
其難也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
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

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燮

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

至扶風太守蓋勳傳云

蓋勳傳蓋勳傳云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

縣東今謂之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曾祖父

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初舉孝廉為漢陽

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

武都蘓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

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

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

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鳶欲其鷲繼繫也廣雅曰鷲執也蒼頡解詁曰鳶鷲

也食音嗣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

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

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平元年

武威太守酒泉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

備曰吾以予罪在八議故為中平元年北地

子言吾豈賣評哉然辭不受

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內軍興

斷盜數千萬斷謂勲固諫昌怒乃使勲別屯

阿陽以拒賊鋒阿陽縣屬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

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

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

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

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久時至穰苴

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

遂斬賈以徇三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

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

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

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

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

字作梟也梟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

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

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

禽侯曾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

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湣公慶父襲殺湣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多學者

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

一列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

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

荒園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輪掌

畜官音義曰右扶風畜收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勲與州郡

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勲收餘眾百餘

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

麗之陳先備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羌精騎夾攻之

急士卒多死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

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句音

古侯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扞眾曰蓋長史賢

入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仰罵曰死反虜汝

何知促來殺我眾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

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

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

太守特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

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
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
勲曰偉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
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
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
財物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耀
德不觀兵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韋昭
注曰耀明也觀示也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
祇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武殺敵爲果致果曰毅也帝曰

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
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
併力誅孽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
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
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勲爲京兆尹帝方
欲延接勲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
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
貪放勲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勲

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
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
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
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
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勲曰選賢
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在外
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
衆十餘萬攻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
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惠士扶風孫瑞為鷹
鷄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杜楷為
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長陵第五

儁為清冠都尉九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數加

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
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
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
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
也其門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特左將軍
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
討卓會嵩亦破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
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

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
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
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
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又典禁兵復出
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
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勲曰昔武丁之
明猶求箴諫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傅說曰啓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
從繩則正右從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
諫則聖見尚書

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
謝儁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送之如禮葬
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謝陽故城在今
楚州安宜縣東

父曼有幹事才

謝承書曰曼達於從政為
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

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上地風俗人
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

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
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不
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
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
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句章縣故城在今越
州鄭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章
其後併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
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
眾以萬數拜旻揚列刺史旻率丹揚太守陳
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
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
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

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曰

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也知名

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舉孝

廉補郎立長

郎立縣屬琅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

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

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也

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入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
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
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
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公山豫州刺
史孔伋伋字公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
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
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
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
伋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瑁橋瑁也廣陵太守
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要言
日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也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

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
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
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
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
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竒之與結友好以洪
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時黃巾群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尚
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
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群

神巫女巫也史祝史也崇謂營贊用幣以禳
風雨霜雪水旱厲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

禱謂告事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

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
百姓復安在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
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
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
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
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
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

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
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
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
責以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告諭使降也洪荅
曰隔閤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而武迹也
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
辱雅況比類也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

捐弃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村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
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之郊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
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
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瞻望帳幄感故友之
周旋撫弦搦矢搦捉也音反不覺涕流之覆面
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
過絕等倫劉放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受任

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
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
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
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
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
昧卒欲
授弟季札季札
逃去見史記也昔張景明登壇噴血奉辭奔
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適之貸而受夷滅

之禍英倫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

讓位景明亦有其
功其餘未詳也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

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
張燕軍而來益兵衆

將士鈿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
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

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
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兵卧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
布牀被謂已死明且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

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

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

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

前人守節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足下當見

父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

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

莊公欲劫晏子與盟以執拘其頸劓承其心

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

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故身傳圖象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

宋反兵耕田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示無畏意也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

伯珪公孫瑱字魏志曰張揚字以武勇給并列為從事何進令於李別募兵

得十餘人因苗上黨擊山賊進敗揚遂以所

將兵攻上黨仍畧諸縣眾至數千又與袁紹

帥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速過人
軍中號為飛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後助公
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放曰北鄙將告倒
注張牛角立起案文立當作之
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
之急股肱之臣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
將告歸自救耳
何宜又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
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
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
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
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
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
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
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

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
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
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
稍爲饘粥杜預注左傳日饘洪曰何能獨甘
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
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
大會諸將見洪謂曰滅洪何相負若是今日
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

會缺望非冀

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缺音羞志反

多殺忠良以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

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

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

下報仇

公羊傳日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

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

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

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筭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憤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八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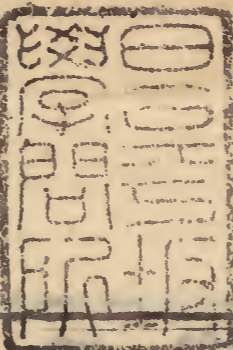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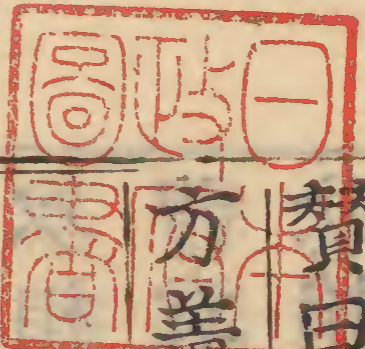
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休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胥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

方蓋勲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節王師道校正

文化茂

